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鋈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家藏集卷三十八

明 吳寬 撰

記一十六首

勑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於臨邛白鶴山下及謫

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院扁仍賜居第於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髙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於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歸然神位虛設實為缺典兹幸遭際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
豈惟為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
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
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
故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
賁於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謭不能而其
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
欲以其地規為書院言於侍臣以達於上命以舊扁揭

於堂楣復敕學士虞公為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内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有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慼於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於時獨其講學之蹟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

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於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己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纘朱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詔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言

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朝廷頒恩詔輙令有司具節孝者來上然自建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為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

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既下士大夫為文辭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予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為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亡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為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恩詔錫仕服榮身當其父没嘗廬墓上予既為作聽烏軒記今其子存理以旌門銘頌賦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

一言記之葢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綠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横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於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

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
比哉自唐至於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
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
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
是時西方學者爭師宗之人至於今過其地仰其人肅
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為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
生之遺跡也葢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
論易自以為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

於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述葢史之所紀大畧如此緑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陜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輙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緑野亭者歲久既毁而遺蹟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搆屋以祠先生别為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於廵按御史乃下

其事於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急於風教者復以其事委之學通方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緑野書院擇士子充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為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閒以書請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此固朝廷今日之法

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為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為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為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不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横渠先生尤吾今日臯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

循其以禮為教之規拔於流俗為世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為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為士子禁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傴者當嶔崟礫硊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

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澌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於時此

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書之葢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禄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竒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㑹子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寛以為宜又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葢據案停筆而搆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椀而回顧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蓟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冶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為寬而小兒𤼵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侶今人而況艸木之産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於世以寛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記之

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寛故述其人於圖後付與藏之覽者庶識其為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為我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雄秀王氣鬱然望而知為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内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聖心惓惓戎馬閒獨以詩書為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其地為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

文教為久安長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為鳳陽府始以監
為學而其制始定當是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詔
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自洪武至今上改元弘治
又歷一紀葢百三十年於此中間為守者如章侯銳而
上視其頽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此舉之大也侯
名俊陜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稱為賢
守及以家艱去改守於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
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頽壞且規制多

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於提學御史方君及廵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為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嘆曰玆學之修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闕為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為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

古莫不有學而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為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暇者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為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啓之然則

鳳陽有學鎬京辟雍可謂與世而同貫者歟今世論以
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
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
先於此所謂文武淵藪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
其然故輟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
體聖心以為此舉凡來游於此者所當知而不負者也
乃疏其功役於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
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修戟門門之外為泮池池

之上為石梁又南建櫺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齋相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為神廚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廚東為倉亦各三間至於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己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盖今濟南登萊

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隷凡十有四信為東方大郡比歲天子命建藩國於茲繇役大興供億莫計而守適缺人吏部推擇勝其任者得昌黎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為大理屬初出治萊有聲蓋於東方土俗稔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他守居此僅治簿書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時曰此吾為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僚佐若

同知鄒儒通判張壇員鼐推官陳天祥皆以為然而力贊之遂擇以弘治己未某日興功學建於國朝洪武初屢敝屢修前守之功因舊為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殿皆易以巨木堅甓丹碧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散處於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為聯使之聚居以便講學及將建雙表於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旁一日發地俄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為異事功完教授楊和等

合諸生孟霽以下感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郡寄者雖切於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葢民病涉無甚害者茍不教則近於禽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甚矣

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為教民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民傷其財侯豈為是哉青古齊地嘗辱曹參以治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是侯髙居一堂東望葢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公之言民從侯之教青之治行當為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内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

内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潴輙數十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為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既藉灌漑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輙壞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横

絶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刼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敕來督水利始白於廵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盖吾治河决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

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以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廵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髙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

澤葢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爲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湕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葢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

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知縣劉珂鄜璠縣丞竇肖主簿喻東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子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

未備也後世作爲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説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葢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爲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

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塜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絶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

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已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塜之舉他日移於廵撫都御史彭公廵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塜其廣皆百畝有竒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於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

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於衆皆曰此固盛舉也柰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己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曾僚友倪林二同知以

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嘆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子産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於官以報其讎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猶蹙頞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

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於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葬於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塜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若州縣即有學皆以為風化設也夫縣之置

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頽而敝矣夫一器之用必求其新廟學豈特一器而已其棟宇垣牆與夫階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壓人蹟之所踐蹈虫鼠之所藏匿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為守令事曰曷不葺而新之為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徭役之

調發畜產之孳牧其事盈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繫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為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飢饉之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為之則為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其人之罪也膠屬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於元至元末重修於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

不徒敝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弘治丁巳州守曹君昺以名進士為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於兹始至入學謁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饑莩流移賑䘏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於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為倡衆相勸以助始賸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

所出即境内牢艾二山伐木斵石輦載竝至吏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為三間乃左右增置為五間凡門廡齋厨亦增於舊合五十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於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徧植嘉樹辛酉八月工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為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覿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

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政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為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兹其為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葢自君為州旣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廵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奬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教於斯講學於斯仰瞻於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為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為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嘿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别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院號大林菴國朝洪武二十五年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於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於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

宗上京師奏乞為寺朝廷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為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於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於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

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説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甞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皷其説以求於人其亦賢於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絶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逦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

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於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溫為上郡非以其物產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內而無待於外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葢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體繼孔孟之學於千載之上一傳而為河南程子四傳而為新安朱子並朱

子而生者為廣漢張子皆衍濂溪之學於百歲之下者道學既傳海内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笈摳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為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喜之事辯質性命不惑於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溫之士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跡以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三人噫可謂盛矣自宋歷元至於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焜燿者郡中尚能道之顧

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見於諸書者昭然猶在有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鄧侯受命而來凡所以惠乎民者既無不至閱考諸書竦然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茲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有善尚當表揚之況多賢如魯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況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為書院作堂若干間中

奉四先生旁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斯置其氣貌若相接其謦欬若相聞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於斯者居之其規約大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乎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京事畢偕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產惟子游一人自吳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於中國者亦唯陳良一人自楚而至惟溫去閩頗邇其人學於朱子亦宜若去洛

則遠矣何程門諸賢之多不減於閩耶吾是以益歎其

盛非獨當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為此舉固出於尊崇先

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葢四先生世不常有

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挹其清和

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精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

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為俎

豆其間哉侯名淮字安濟舉進士為吾所取士雖知其

賢其為此吾固嘉其非俗吏可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

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為畿内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為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税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為諸縣最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安不足為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

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事舉輒立君固知民之可使也初君來為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坐列促迫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蔓草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治為瓦甓計材物已具始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皆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

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賡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於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國志者特載建於前元修於本朝永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於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祥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

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韶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具事實遣諸生蔡環張膺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為君之鄉人知君之修於家者已久既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每喜為道之及此舉官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乎仁愛之意尤事之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於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管寧生於魏武攸緒生於周是也夫二子雖生於亂世而不為亂世之用當綱常既淪而節義獨立天其於一人之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意可也宋社既屋元

乘其弊入主中夏一時士大夫往往回面汚行變易所守苟且以就功名士節不修而風俗日下葢亦難言矣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生於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藐焉不滿其風節孤峻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則善葢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容若不為異至於出處之際介然不茍者固在也先生

卒葬容城祠墓固在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矗起者三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為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為之記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艸棘中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倫來為縣以先生為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生之遺跡忍覩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樂於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象

而俎豆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廢久而學改為神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於令典此不已瀆乎乃改建書院於是知禮者以為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彥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為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寬少居鄉則慕先生之為人今書院之役即欲為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為先生辱君起謝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為也會君以

政績著聞有召命將去任卒強書之葢先生之髙時之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為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何慮於此雖然先生之所為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既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説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蒙城安黙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為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益傳於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可

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於家作兩山之樓日登眺其上及召起為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鴈蕩為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蓋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總右有山曰大夢而樓適居其間故名爾其知之深者曰先生所

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葢總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與曾祖處士之墓在焉大夢山其祖侍郎府君祖母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淑人之墓在焉顧盻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者葢悠然而白雲生若覩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總夢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鴈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於

再三天子知先生為賢師重其去不即允從先生以私情未遂也謂寬曰兩山樓未有記願書之以解吾之思寬與先生生同年而加衰鬢官於朝歸亦未得孫露餘生不勝邱壠之感也乃強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築臺作門作廄悉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葢築與作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

於子産不毁鄉校則列國有學特於不毁見之皇朝之興百四十年文教播於天下雖邊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艸略弗備後之為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傾頽待其身如寓客漫不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侵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戾而去人以是懲不復為意可歎也順慶為四川屬府知府沈侯以南京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為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

序尤惓惓於風化以學校爲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不稱已有改作意久之政通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堅完葢歷四年而工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人心和而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其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爲鄉人重侯之賢久矣覩其爲政出於俗吏可喜敢不書葢其學前爲明倫堂次會饌堂次號房皆偪而卑隘顧

其後有隙地可展為基乃悉撤去故屋特明倫堂如故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立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御書樓東西兩偏各立號房四聯聯為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相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厨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也若廟之南有櫺星門故以木為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厨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為門而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厨庫於東

廡後之東北此廟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鼎新而建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秩繚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頹尤甚侯復以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互遷以合於禮道塗之改築以便於行作書院於郊外以為憩息之地造公館於路次以為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隳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

辛丑進士

乾隆御覽之寶

家藏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華春芳

謄錄監生臣儲晏書

家藏集卷三十九

明 吳寬 撰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於家時朝廷方修英宗皇帝實録詔起先生於衰絰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受詔乃言曰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

也敢不及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言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上可謂不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常矣況嘗被君命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為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汎掃門下也屬書其事寬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

為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為足以報其親也特為之限而無過不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為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為當然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既不能行即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眞發於中得

乎固有若三易裒如魯昭者焉食蒸肫如晉阮籍者焉沐浴佩玉如石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愆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弊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已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於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業於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於

前故於出處之際暸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於前故於出處之際冥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為之深嘅焉上人文琬為人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為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多矣葢二十年於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老留之

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居黃州安國寺為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留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葢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慨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於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奄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彦者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為可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為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

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永人之傳信矣敢有請於執事予既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於醫也遂諾之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己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彩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

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奥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弔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邱曰陽山武邱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邱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鄢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昃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至則攀援以上歷嶮巇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

羣木之杪大澤之濵錯青疊碧隆然卧屹然立衝然起者葢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為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為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為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為已至者非妄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茍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既各為一詩

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借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求其名天下者如岱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予將從此而去徧探歷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者否乎雖然豈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竝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

儒並稱可也不能通乎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並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固懸絶矣醫者高或可以並乎儒卑或不可以並乎巫亦係乎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若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之求言

為贈吾故有是説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生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且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為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

者士而至為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勞不限以歳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為職旦暮受業者又皆帝室之懿親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俊秀皆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修為然君少以明經踐場屋不中去之秦久之藩府知其名方岳敬其行相與薦於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偶以事過家留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之而屬寛為之序寛聞昔之

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實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今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

難為之而益榮衮衣危冠出入王門以自詫於人此庸衆人之所為也曾謂君為之乎夫以言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寛辱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為君規成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説謂之主意其説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茍不出此

則羣笑以為不工葢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為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葢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為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為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

出羣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始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

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為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葢予所謂出羣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於司寇公將就試於其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决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

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為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於翰林固嘗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為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為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

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方舟則又無所謂卓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邱侯來爲郡守潤達與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

民賴其政間出郭省耕斂問疾苦乃造爲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盎於座間葢侯之所好也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爲之記士大夫爲詩以詠之者數十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實東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爲記視某且請爲之詩序某郡人也繫官於朝嘗恨不得承侯下風雖每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丈以讀則侯之心於是可識矣葢蘭草類

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艸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爲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真爲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册中吾又知侯好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

識稀問而答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於兹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之盛者或不足於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於文物而金陵固天子之都也海内文物於是乎

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葢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玆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讐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跡以慨想其事葢留連欵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且嘗識君乞為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游不樂亦以游窮登覽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於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聞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

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羣書考索者尚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為諸生一時所與游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為諸生即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

故予既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羣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别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葢十年於此矣明年起東有寧德學諭之還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葢起東今已食禄遠方而予亦為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官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

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别安得不爲之深嘅雖然人情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留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茍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葢世固有友天下

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子宜為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

考績於天官卿於是太學之士交於君者咸餞之於太平門之私第酒初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茲行矣乎君以名進士為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諳獄情將書善最獲超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彊無恙兄弟具在而家於京師因得拜其父母接其兄弟可樂國朝之制凡官於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父母例受封為宗族光閭里榮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此酒為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

然知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願以復於子聞之古人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託者盡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暵自京師達於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天子惻然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於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為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者

尚未舒耶寛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因亦與之開釋耶不然豈以是為弭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而事固有大於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實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則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衆未有以應寛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衆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己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一己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人

所以贈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豈且重於君者憂宜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諗諸於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使爲紳制字且欲繹其義以爲紳朝夕勉覓謝不敢文且下無能發揮於紳而仲瞻則不之舍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爲之序曰古人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

謹其身也故首為之冠足為之屨腰為之帶皆所以檢束其身而不使之曠蕩焉耳是故戴冠於首孰與乎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於足孰與乎解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束帶於腰孰與乎褫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若於檢束樂於曠蕩而不冠不帶不屨以為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

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便或至於失容失容反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以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摳衣趨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古人之制服也既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為義庶盡

於此而寬猶有說焉蓋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則能喻乎精故觀紳之收也則韞匵而藏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擁也則卷而懷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擁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於字也稱矣寬閒叔謹力學好德行將出為邦國之用以接司寇公之武而於王事有所勤也故

進以是説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於亂庸奴盜販之徒一旦並起假名字據土壤日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踐荊棘履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叟死葢季世之埶固然也於是紅巾盜起於汝潁閩簪埶揺浙西甚盛處士之先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太祖受命以興剗羣雄走元氏天

下復定於一而漸趍於治乃都金陵以建無窮之業既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在徙中故今遂為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珍於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為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於太學請予書其首於是處士既卒而士大夫所為輓之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亂斯民殘於兵革父母妻子不相聯屬如氊毛之在烈風中隨所飄蕩莫知至止其

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幸處圍城中得保園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其子孫而與之為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為之三嘆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數數云

錢伯啓輓詩序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腴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

求為之序予未暇以為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暇以為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為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礬所為事狀顧武守陳司訓二先生所為墓銘若表示予嗟夫翁之為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益士居鄉閭閭一旦遇變故為卓絕奇偉之行以驚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泯然無所見於施為視之常人耳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追念之曰是人亡矣其

平生亦嘗忮害我乎固無也亦嘗讒諂我乎固無也然則非所謂善人乎其貧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為善士者自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辭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夫稱述乎人於其身存之前者或迫於人情於其身沒之後者每得乎公論故曰百年

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實公論之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家藏集卷三十九